

季羡林全集

第十一卷 学术论著 三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在新疆残卷发现以前，本书（《弥勒会见记》）不见于任何典籍，发现以后，才大白于天下。学者们都认为，它既是一部佛经，也是一部文学作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它一方面弥补了印度戏剧史和中亚佛教传播史上的一些空白；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季羨林全集

第十一卷 学术论著卷二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全集. 第11卷, 学术论著. 3,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 季羨林著; 《季羨林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600-9062-7

I. 季… II. ①季… ②季… III. ①季羨林(1911~2009)—全集 ②佛教—宗教剧—剧本—文学研究—新疆—古代 IV. C52 I207.3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2093号

出版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王琳

特邀编辑: 赵伯陶

封面设计: 牛茜茜

版式设计: 姚军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9 彩插: 6.25

版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0-9062-7

定价: 74.00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90620001

出版说明

季羨林先生出生于1911年8月，山东临清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后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先后荣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亚非学会等多个学会的会长。先生一生致力于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上颇多建树，成为我国当代学贯中西、声望卓著的大师。

季羨林先生自上世纪20年代起笔耕不辍，毕生著述千万余字。199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季羨林文集》，收录先生1929—1996年间各类著述，凡24卷。2007年，季羨林先生正式授权我社出版《季羨林全集》。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我社于2008年6月成立《季羨林全集》专家委员会和编辑出版委员会，并正式启动相关编纂工作。《全集》主要增补《文集》出版后至2008年间先生撰述的散文、杂文、序跋、讲话、日记、书评等。其中有先生自己编定的专集，如《牛棚杂忆》、《学海泛槎》，也有这次才得以汇总的各类单篇文章；有先生1996年以后的新作，也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文；有先生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也有少数未曾发表的文章。本

次增补数百篇，约二百多万字。遵照先生嘱托，对目前尚未整理的信札、部分日记（如《北大日记》）不予收录。

在《全集》编纂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既保持作品最初发表及修正定稿时的原貌，又注意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订正少许文字与标点。某些字词（包括一些异形词）、标点的使用，根据作者“保留不同时期风貌”的意见，我们未作改动与统一。依据作品内容或体裁一一分类编排，是编纂中最难准确把握的问题，好在有作者自己的认定和“编委会数人定则定矣”的授权，也都尽力争取做到大致不差。以往收编于各书经某些编者摘录、节选、改换题目、改写的文章，一经查核落实，一律不再重复收录。由别人代拟的贺词、序跋、讲话稿及采访记录等，除作者亲自审订、改定并认可发表者外，一律收入附编以供查考。本书各卷前所附图片，均由作者及其亲属或专家委员会成员提供。

季羨林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著述勤勉恒久，作品丰赡多姿并涉及多种语言文字，虽然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尽力仔细校核，但限于学养和编辑经验不足，仍难免存有差错与遗憾，真诚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全集》专家委员会和中华书局、江西教育出版社、季羨林研究所以及高鸿博士、段晴教授等对我们的编纂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年7月

第十一卷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研究吐火罗文 A 残卷《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英文专著和中文长篇导论。

本卷的英文部分在德国出版之前，曾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零星发表过。本次为德国所出单行本的扫描件，页码与书眉已重新编排，文字一仍其旧。

本卷的英文部分在定稿过程中得到了德国学者 W. Winter 和法国学者 G. Pinault 的帮助，特此致谢。

《季羨林全集》编辑委员会

2009 年 7 月

总 目

- 第 一 卷 散文一【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
- 第 二 卷 散文二【万泉集、小山集】
- 第 三 卷 散文三
- 第 四 卷 日记·回忆录一【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
- 第 五 卷 回忆录二【牛棚杂忆、学海泛槎】
- 第 六 卷 序跋
- 第 七 卷 杂文及其他一
- 第 八 卷 杂文及其他二
- 第 九 卷 学术论著一【印度古代语言】
- 第 十 卷 学术论著二【印度历史与文化】
- 第 十 一 卷 学术论著三【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 第 十 二 卷 学术论著四【吐火罗文研究】
- 第 十 三 卷 学术论著五【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一）】
- 第 十 四 卷 学术论著六【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二）】
- 第 十 五 卷 学术论著七【佛教与佛教文化（一）】
- 第 十 六 卷 学术论著八【佛教与佛教文化（二）】
- 第 十 七 卷 学术论著九【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 第 十 八 卷 学术论著十【糖史（一）】
- 第 十 九 卷 学术论著十一【糖史（二）】

- 第二十卷 译著一【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一）】
第二十一卷 译著二【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二）】
第二十二卷 译著三【罗摩衍那（一）】
第二十三卷 译著四【罗摩衍那（二）】
第二十四卷 译著五【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五卷 译著六【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六卷 译著七【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七卷 译著八【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八卷 译著九【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九卷 译著十【罗摩衍那（七）】
第三十卷 附编

目 录

《季羨林文集·第十一卷》自序	1
----------------------	---

汉文部分

导言	9
(一) 本书的性质	9
(二) 新博本发现的经过	14
(三) 欧洲已有的本子	17
(四) Maitreyasamiti 与 Maitreyāvādānavyākaraṇa	22
(五) 巴利文 梵文 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	37
(六) 于阗文	94
(七) 粟特文	121
(八) 回鹘文	121
导言注释	124
故事情节	139

英文部分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āṭ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147
---	-----

《季羨林文集·第十一卷》自序

80年代初，当时任新疆博物馆副馆长的老友李遇春先生，突然驾临寒舍，把前不久在焉耆县出土的44张88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残卷，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虽然只是原件的照片，但清晰美妙，令人看到就喜爱。新疆博物馆方面，根据出土的地点，只知道是吐火罗文A，或曰焉耆文，或曰东吐火罗文；但却不能知道卷子的内容是什么。遇春先生不远数千里，来到我这里，让我解读，是对我极大的信任，我非常感奋。

了解我们这一行行情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中，谁要是能从新疆或其他有关地点或机构，拿到一张半张的出土残卷，都会视同瑰宝，大写其文章。这是绝对的新资料，别人无法同你竞争的。我何独不然？但是，我却迟疑踟蹰起来。一方面，我知道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莫大幸福。有的“学者”为了能够弄到这玩意儿，不惜找门子，走后门，托人情，行贿赂，甚至不惜偷偷拍

摄。为了著书立说，扬名天下，无所不用其极。而我却于无意中得之。我简直成了“天之骄子”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自己知道，自从1946年回国以后，由于资料完全缺乏，我从未再研究过吐火罗文问题，从未再读过有关吐火罗文的书，我已经视吐火罗文为路人，终生同它告别了。

我知道，这样的好机会，一生大概也只能有一次。接受呢，还是不接受？我之进退，实为狼狈。

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下来。我于是又把那几本从德国带回来的吐火罗文书籍找了出来，尘封已久，连书中那一些当年从恩师西克（Emil Sieg）教授学习吐火罗文时用铅笔写在书上的笔记，字迹已漫漶模糊，辨认起来，极为困难。但是，既已下定决心，就不应再怕困难。于是绞尽脑汁，把当年获得的那一点知识从遗忘中再召唤回来，刮垢磨光，使之重现光彩。婆罗米字母我是熟悉的。我先把婆罗米字母转写为拉丁字母。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次又仿佛得到了天助，我转写了不到几页，这一部残卷的书名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它像一支明晃晃的火炬，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我的心。我真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了。书的名称原来是《弥勒会见记剧本》。

知道了书名，事情就好办了。因为这一部书有回鹘文的译本，而回鹘文的残卷，虽然都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现在却分储在中德两国的博物馆中，

其量颇大，远远超过了吐火罗文。吐火罗文难通，而回鹘文则易解，中外都有一些通晓回鹘文的学者。这好像是递给了我一个拐棍。我只要能够理解吐火罗文本每一页的大体上的内容，经过同回鹘文本对照，就能够知道吐火罗文比较详细的内容，因为回鹘文本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在这方面，我得到了中国回鹘文专家耿世民教授、李经纬教授，还有新疆博物馆吐鲁坤等先生的帮助，终于把这44张88页的吐火罗文残卷在这一部长达27幕的剧本中的地位大体上弄清了。这是一个很幸运的起步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千万不要把困难估计过低。吐火罗文残卷，由于被火烧过，没有一页，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无缺的。虽然有回鹘文的帮助，但回鹘文同样残缺，只是在残缺程度上稍逊于吐火罗文。况且在当年，大约是唐代，翻译者还不知道，也不理会严又陵定下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首先就不大信，这就增加吐、回两文对照的困难。还有，即使是在德国时，我也从来没把全部精力用在吐火罗文研究上，回到国内后，更不必说。因此，我只能靠着西克师有名的《吐火罗文法》一书的索引，辅之以回鹘文的汉译文，艰难困苦地向前爬行。

既然付出了努力，必然会得到回报。十几年，我陆续译释了一些篇章，在国内国外发表，在国外用英文，在国内用汉文。居然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承

认，被推选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份吐火罗文杂志《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在冰岛出版）的顾问，俨然成为吐火罗文专家。我头脑是清楚的，没有被荣誉蒙昏了眼睛。前几年，德国吐火罗文专家 W. Winter 教授写信给我，劝我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全部译为外文在欧洲发表。他说这一件工作有极端重要的意义（utmost importance）。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工作过去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尽管 Sieg 和 Siegling 已将欧洲保存的在中国新疆出土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原件并他们的拉丁字母转写的本子早已包括在他们的《吐火罗文残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中在德国出版，却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译释出版过。经过我仔细的考虑，我答应了，并且决定使用英文，因为德文的读者面远远比不上英文。在进行译释过程中，我除了得到了上面提到的几位中国学者的大力协助外，也得到了 W. Winter 和法国学者 G. Pinault 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与鼓励，我恐怕不会出版这一部书的。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书终于就要出版了。前几天，我还接到 Winter 教授的来信说：“我与之谈话的每一个人对这一部即将出版的书都非常兴奋。”（Everybody I talk to is quite excited about the volume about to be published.）由此可见，外国同行们对这一部书的期望。我在这里不能不向促成这一件事的中外朋友们表示由衷的诚挚的感谢之情。

英文版出版了，在中国怎样呢？我本来打算把英文版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继而一想，有点不妥。在中国，治吐火罗文者只有我一个人。一般人视吐火罗文若天书，全译成中文，实无必要，至多能满足人们的一点好奇心而已，这样一部书所起的作用，同在国外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在中国一点表现都没有，也似乎有点不妥。我于是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季羨林文集》中也将此书收入，全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用中文写成，讲一讲此书残卷在中国被发现的经过，以及原残卷的情况。又讲一讲弥勒信仰在印度、中亚和新疆的情形，给中国读者一点这方面的常识，读了此书不至白读。但是，如果吐火罗文不附在里面，又似乎太空，也有点不妥。我于是又设计了一个第二部分，干脆把英文本的下半部原封不动地嫁接到这本中文本上来，成为上中下英的混合物。或许有人认为不伦不类，我则认为，这是最好的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这样给排版印刷或许会造成一点麻烦，但是，这种情况在我的《文集》中已有先例，还算不上是什么创举。

1998年2月17日

汉文部分

